

使现代人感到奇怪,但对早期人类来说,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思想方式”<sup>[9] P17-18</sup>。对迷信宗教者而言,宗教对他们就是实在。看不见组合轴,聚合轴就是组合轴。一个我不知任何底细的人,给我讲的关于他的任何故事,我都只能当作纪实体接受。所以,纪实与虚构是动态平衡的关系,而不完全由体裁或文化程式决定。塞尔的论断是,“一件作品是否为文学,由读者决定;一件作品是否为虚构的,由作者决定”<sup>[1] P71</sup>。其实这只能说对了一半,一件作品是否为虚构,应该由读者对作者的理解决定,但这个理解处于动态之中,而不是一个静态的事实。

用虚构的体裁可以叙述实在世界,也可以用纪实的体裁叙述虚构世界。纪实小说可以声称故事纯属虚构,但是如果它让读者认为叙述的全是实在世界的内容,就仍然是纪实型,例如情节符合现实的影射小说。传记可以声称所记属实,但如果所记内容让读者认为叙述的是虚构世界,就仍然是虚构型,例如《阿Q正传》。作出判断不仅需要体裁的文化程式,而且需要依赖于读者与作者理解的实在世界的异同。

如果认为存在一个高于实在世界的真实,比如存在最高真理的“理念世界”或“真空、妙有”的世界,那么实在世界就是那个世界的一个选项。立足于前者,现实就成了虚构,难怪《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sup>[10] P29</sup>。意思是说,悟到了更高层次的真实,眼之所见,尘世的一切都是虚构的了,据此便产生了“人生如梦”、“尘世虚幻”等诸多说法。

本文并不反对《广义叙述学》的观点,而是对其可操作性进行质疑。《广义叙述学》所论的虚构,是在符号世界中切出一个内层,“在区隔边界内建立一个只具有‘内部真实’的叙述世界”。本文认为,很多纪实性叙述都可以伪装成在区隔边界内建立一个只具有“内部真实”的叙述世界,比如“真戏假唱”:电影《惊天魔盗团》中的故事,《哈姆雷特》中王子上演的故事,本质上都是纪实,却有虚构的形式;很多虚构叙述都可以伪装成始终在讲述事实,并要求接收者认为他始终在讲述事实,例如众多小说的“发现手稿”叙述,粗心的读者往往以为作者真的发现了手稿,将其当作作者的经验事实。本文认为,纪实与虚构的区别关键在于接收者所

(谭光辉(1974—)男,四川省南充市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符号学研究。)

理解的叙述世界中的主体与实在世界中的主体的关系,而对这一关系的理解,依赖于接收者立足的世界以及理解能力,它们都处于动态之中。

虚构叙述与纪实叙述的区分是一个难题,西方学者争论百年未果,赵毅衡首次提出“双层区隔”的概念,为叙述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让我们对虚构的认识更加接近了它的本质。本文提出的疑问,仅仅在于它的可操作性。当我们看到了区隔框架时,我们就知道它是虚构。但是如果文本没有区隔框架,或者伪装区隔框架,就需要接收者的解释。一旦进入解释程序,就必然产生如何解释的问题。本文设想的解释方法,是解释者必须判断被叙述主体是实在世界的主体还是他的可能选项,而与事件的真假无关。虚构的意义正是为主体提供了聚合轴上的可能,让我们看到我们可能具有的其他本质和存在形态,从而丰富对自我的认知。解释者的判断,既取决于他立足于哪一个世界,也取决于他对他所立足的“实在世界”的理解。对纪实与虚构的判断,需要一个静态的区隔框架,更需要一个动态的解释框架。

#### [参考文献]

- [1]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 [2]舍勒.死·永生·上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3]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4]霍尔巴赫.健全的思想——或和超自然观念对立的自然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 [5]尼采.上帝死了——尼采文选[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
- [6]汪正龙.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文学虚构理论及其意义[J].文学评论,2005(5).
- [7]赵毅衡.三界通达:用可能世界理论解释虚构与现实的关系[J].兰州大学学报,2013(3).
- [8]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9]詹·乔·弗雷泽.金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 [10]陈一旧.东方妙智慧《金刚经》白话演绎[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

## 广义叙述学:叙事诗学发展的第三进阶

王 瑛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院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42)

叙事诗学的发生和发展皆有着鲜明问题意识。1960年代,法国学者不满文学评论脱离文本的印象式

批评 提倡文学批评回到文本 从文本中发现文学的本质 成就了经典叙事学阶段;1990 年代,“叙事学复数”不满过度封闭在文本内部的批评,认为文学与历史、时代、社会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种文本内外兼顾的呼声导致了叙事学进入后经典时代;之后 随着后历史主义的兴起 泛叙事现象进入叙事学视野 叙事发生转向,叙述已不再是小说叙事的专属而成为文科的普遍对象。广义叙述学的提出,正好迎合了叙事诗学在新阶段的建构要求并开启了叙事诗学的第三进阶。

“广义叙述学”名称在董小英 2001 年出版的《叙述学》中即已出现,是与“狭义叙述学”相对的一个概念:“文学的理解是在语用和章法两部分,语用是语句的文学性研究,即修辞学。章法则是对整体结构性文学性研究,即狭义叙述学。……而运用语法、修辞、逻辑,包括形式逻辑和艺术逻辑及章法在内的综合安排技巧。使各门学科的知识为统一的表述目的服务,则是广义叙述学。”<sup>[1] [P62]</sup> 这无疑是富有洞见的。但其广义叙述学的含义,是涵纳其他各门类学科的知识为文学服务,尚未突破文学的边界,仍属于经典叙事学的范围。受董小英的启发 2004 年潘万木在《〈左传〉叙述模式论》中提到广义叙述学,相比董小英提出的范围更大——小说和其他学科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历史成了叙事的中心而不仅仅是为小说叙事研究提供视野上的支持。2009 年 赵毅衡在《“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提出建构广义叙述学。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边界相比董小英和潘万木要宽泛得多。这是一个与门类叙事学相对应的概念,突破了小说叙事模式的界限,是涵括各学科叙事的一种广义理论的叙事学。事实上,早在 1985 年 赵毅衡就意识到基于小说研究基础之上的叙事学理论会成为电影学、传媒研究、传播学乃至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基础理论<sup>[2] [P3]</sup>。另一方面,叙述转向的发生,即小说之外的叙事也作为考察对象,叙事学理论在各个学科的广泛应用,如政治、法学、音乐、绘画、历史、计算机、心理学、教育学……已经显示出基于小说的叙事模式的局促不安,它已经不能胜任在如此广泛的学科领域担当基本工具的作用。赵毅衡由此提出的广义叙述学是“经过叙述转向,叙述学就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既然若干体裁已经被公认为叙述,而且是重要叙述,那么叙述学就必须自我改造,即不仅要有能对付各种体裁的门类叙述学,也必须有能总其成的广义理论叙述学”<sup>[3] [P90]</sup>。2013 年 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sup>[4]</sup>中初步建构出广义叙述学的诗学框架。

赵毅衡是在对以往叙事诗学的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广义叙述学的命题,并建构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学科“框架”。与之前的叙事诗学理论相比,广义叙述学在研究对象、叙述概念的界定、时间观、隐含作者等方面体现出较大的理论创新,甚至解决了一些叙事诗学上的疑难杂症。

纪实叙事首次以诗学的形态在叙事诗学史中出现。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叙事诗学的理路一直在虚构域内进行,后经典叙事学对现实域的分析,也多借来自虚构域的原理,虚构叙事一直占有理论上的优势。广义叙述学首次提出的纪实叙事才是叙事研究的常态,虚构叙事才是标出。在其理论体系中,自叙述的分类、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时间观和情节观到叙述文本中的主体冲突,都有一条明确的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路线,“叙述”的概念,也被定义是一个符号链中的有组织、有意义的时间性行动。纪实叙事就这样被请进了叙事诗学的理论王国中,作为“符号链中有组织、有意义的时间性行动”与虚构叙事同享尊荣。这标志着叙事诗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次,广义叙述学的叙述分层理论描述了底本与述本的互相转化,把叙述层次看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是叙述分层理论上的一大突破。广义叙述学的叙述分层理论改变了以往在时间上底本为先、述本为后的观点,强调叙述行为体现在材料的组合和聚合关系中,底本本来就是一种述本,述本也可以成为其他文本的底本,底本和述本并无先后的差别,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成为述本的底本。这就揭示了叙事众声喧哗的特点。叙事并不是孤独的叙述,在叙述行为发生之前,已经先在一个叙述的底本影响甚至构造叙述的过程,它们在同一个叙述行为中发出各自的声音,叙述各自的故事,并互相影响,互相干扰。

再者,广义叙述学完全革新了叙事诗学对时间的认识。传统叙事诗学有着执着的时间信念,叙事被认为是对过去时间的回顾。广义叙述学扩张了时间的向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都被囊括在其诗学大厦中。叙事时间被划分的四个范畴:被叙述时间、叙述行为时间、叙述文本内外时间间距、叙述意象时间。叙述行为时间这一概念为赵毅衡所创,在这里他梳理了叙述时间和被叙述时间的关系:

时段同步:叙述时段完全等于被叙述时段,只有在游戏、比赛、演戏等特殊叙述中才出现;

时段弹性剪裁:叙述时段对被叙述时段变形。如电影、戏剧、电子游戏等;

篇幅比喻时段:叙述行为时间与被叙述时间是一种篇幅与时间之间的比喻关系,如小说、新闻、报告等文字媒介叙述;

零时段。叙述时段和被叙述时段都是零。如图像、雕塑、陶瓷、建筑、实物、舞台造型等<sup>[4] (P151-153)</sup>。

在叙事学领域考察时间,赵毅衡的独见是革命性的。其一,在符号学意义上考察叙述时间,时间被各种叙述体裁的个性符号标记,它不再是个物理矢量,既具有某种体裁的个性,也具有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内涵,同时具备文本分析的可能性。其二,首次把文本外的时间,即读者时间和作者时间纳入了叙述时间的考察范围,提出考量叙述体裁的时间要注意二者的间距,间距的大小会影响我们对叙述文本的判断。其三,从接受一方来考察时间,彰显出演示类文本,如电影、戏剧、电子游戏等的共通性,并有了可分析性。

此外,广义叙述学在解决一直争论不休的叙述的可靠性问题时,用了一个巧劲儿,即以意义—价值标准来界定叙述可靠性与否。当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意义—价值标准一致,叙述可靠;反之,不可靠(在这里,叙述者和隐含作者都是人格化了)。确立判断标准,也使得叙述的可靠性问题一下子明晰起来,从韦恩·布斯到申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叙事可靠性问题的争议可以就此终结。因为无论是从作者维度谈论隐含作者的身份,还是从阐释社群出发推测其身份,只要把握意义—价值尺度,对于分析事实的可靠性便是有效的,且纠正了事实—价值尺度带来的混乱和迷惑。

### 三

广义叙述学的建构给予我们诸多启示。首先,探讨了文化的广泛叙述化之后,叙事诗学应该行进的方向。广义叙述学直面了叙述转向发生之后叙事学存在的问题。例如,叙事学应该如何处理与小说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关系?在埋头探索叙事学的多种可能性,比如空间叙事学、跨媒介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之后,叙事学研究越来越精细,离小说越来越远,叙事(叙述)的概念也越来越在比喻的意义上进行,人们已经无法忽略叙事学研究与小小说的距离。那么,是什么制约了后经典叙事学的视野?赵毅衡提出,是叙事学不愿意放弃“叙述”定义的“时间回旋”。“时间回旋”是小说叙事的基本时间模式,时间总要发生之后才能有叙述行为。所以,尽管各门类的叙事学已经得到一定发展,但小说叙事模式依然是基本模式,各门类只是为小说叙事模式提供借鉴。这种观点对目前各门类叙事学的发展及文化的广泛叙述转向现状是不相符

的,必须看到叙述行为在不同向度展开的叙事,也必须有一种理论与之相谐。广义叙述学超越了门类叙事的界限,试图为一切叙事,真实的/虚构的、不同媒介和不同时间轴的所有叙事提供一个更贴切的概念,一个有用的方法论,一套通行的术语,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广义叙述学的理论建构恰好体现了这种包容万象的能力。

更重要的一点是,广义叙述学把叙事学研究的中心从文本转向了“人”。叙事学是人学,是研究“人”的叙述的学科。不谈论“人”,所有的理论都将会失去其本质意义。赵毅衡提出了一个严峻而重大的问题:所有的理论都是关于“人”的理论,只有关心“人”的伦理、“人”的生活的亲切,理论才有温度,才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在《广义叙述学》中反复强调“人”在叙述学中的意义:

叙述必须卷入人物,但是这是对叙述文本的底线定义。……认为叙述不必卷入人物的大多数是哲学家、逻辑学家。叙述学界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论证透彻,但是笔者坚信,叙述必须卷入人物。为什么人物会影响文本的本质?为什么人物会决定人物的“情节性”?因为叙述的情节一旦卷入人物(人与拟人),情节就具有主观性,叙述文本就成为“弱编码文本”,具有人的意识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获得了人文品质,给叙述文本带来认知、感情、价值这些因素,从而让二次叙述者能对人物的主观意义行为有所理解,有所呼应<sup>[4] (P10-11)</sup>。

人性主体问题,不仅牵涉叙述意识的本质,而且关系到叙述接收理解方式。……叙述如何相应地重视意向中的时间,把叙述“变成人性的时间”,将成为贯穿本书讨论的主题<sup>[4] (P11-12)</sup>。

广义叙述学把叙述和人的生存意义联结在了一起,严肃高蹈的理论因为有人的生命的热度而变得温暖,因为与人的生存紧密相关而变得亲切。从这里开始,叙事学从纯粹的形式研究,从关心文本内部诸要素到关心文本外部诸因素,走向了关心人的生存。“人”才是叙事学研究的终极意义,才是所有理论和思想的中心。实际上,所有的文本,所有的叙述,都是人的生存的见证,都是人的灵魂在一定时代和文化中对美的诉求的见证。以人为中心,而不仅仅是文本为中心的理论阐述,才会更有生命的活力,更有亲切感。赵毅衡强调,广义叙述学“理应更符合中国文化的需要”<sup>[3]</sup>,因为中国文化中更强调人的生命精神。事实上,广义叙述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应对了当代的叙述转向,更因为它把叙事学偏执的形式研究走向了人的研究,在叙事学中灌注了人的活泼泼的生命精神。

## 四

1990年代出现了叙事学“复数”意味着：一、叙事学吸纳了多种文化理论成果，构成了叙事学的多种分支学科；二、叙述转向带来叙述文本的复杂化，从小说而来的叙事理论已经不能满足叙述转向带来的文本多元化格局；三、理论的尴尬呼唤一种适应性更为广泛的理论建构。广义叙述学应运而生，它的提出和诗学建构不仅是中国叙事学界的大事，也是世界叙事学界的大事，它吸收了当代诸多文化研究的成果，后历史主义、读者接受美学、符号学、可能世界理论等多种学科均被合理地巧妙化合。它解决了叙述转向之后的叙事诗学建构滞后的问题，从诗学建构的意义上突破了小说叙事诗学的阈限，为当代叙述转向面临的理论缺席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诸多小说之外的叙述文本提供了分析的工具。也许广义叙述学还不是完备的叙事诗学理论，比如仅仅用时间为零标记空间显然是不够的，对于西方叙事传统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但对于东方文学传统，空间也举足轻重。人们会问：是否所有叙述只有在时间里才能有意义？时间性不强但空间性强的叙事，可否成为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广义叙述学批评人

（王 瑛（1971—），女，江西省信丰县人，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与叙事学研究。）

们对叙事学研究只注意到了过去向度，小说一般而言总是回顾性叙事；但实际上，即使是小说也有时间性不强但空间性突出的时候，过去或者现在以及未来的时间，有时候在这样的小说中并没有多大意义，它只是作为一个空间背景而存在，比如《红楼梦》相对模糊的人物活动时间向度，人物活动在节日、生日这样的循环时间里，而且人物的年龄也多有前后矛盾，时间不是作者最在意的东西，但空间却清晰而具体。但无论如何，它的出现已经振聋发聩，标志着叙事诗学将经由广义叙述学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西方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4FZW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 [参考文献]

- [1]董小英. 叙述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赵毅衡.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3]赵毅衡. “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J]. 叙事丛刊(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4]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 叙述学研究的新范式

王委艳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0）

叙述学从196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阶段，目前面临叙述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广义叙述学阶段。当前的叙述学研究已经远远突破了文学领域，向法律、教育、历史、影视、传媒网络、广告等领域扩展，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叙述转向”。叙述学研究，无论经典还是后经典，都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叙述转向的发展实际，因此，建构广义叙述学的理论框架就成为叙述学研究面临的迫切任务。

## 一、一般叙述的理论框架

在“叙述转向”背景下，打破叙述学研究僵局，改变经典叙述学文本封闭式研究和后经典叙述学理论侵入的局面，必须对叙述进行一般性的分类和概念界定，这是建构广义叙述学的学理基础。赵毅衡指出，叙述学是符号学的分支，从符号学视角考察叙述学，可以为广义叙述学的学科建构提供思路。首先，赵毅衡认为叙述分类按照纵横两条轴线展开，“一条轴线再现本体地位类型，即纪实型诸体裁/虚构型诸体裁；另一个轴线

是媒介—时间方式”，“如此一纵一横，所有的叙述体裁都落在这两条轴线的交接处：每一种叙述，都属于某种再现类型，也属于某种时间—媒介类型”<sup>[1][P3]</sup>。这样，每种叙述类型都找到了各自的坐标。实际上，这种基本的叙述分类原则为“广义叙述学”理论构建了一个基础性的框架。

建构广义叙述学的另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打破传统叙述学研究的“体裁自限”，解决来自叙述学自身发展和“叙述转向”的双重压力，为“叙述”扩容，须重新定义“叙述”。赵毅衡给出了叙述的“底线定义”：

一个叙述文本包含由特定主体进行的两个叙述化过程：

1. 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中。

2. 此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sup>[1][P7]</sup>。

上述叙述分类与最简叙述定义以“文本意向性”为基础，是最基本的分类原则，“文本是体现主体间关

作者、接受者在网络游戏叙述中的界限模糊,而且对网络游戏叙述的研究可为各种网络叙述提供示范。

无论如何,叙述学必须面对叙述转向给叙述学的学科发展带来的种种挑战。我们必须拿出足够的勇气迎接这种挑战,这样,挑战才有可能变成机遇。否则,叙述学就真的会在自我封闭中走向死亡。“叙述转向使我们终于能够把叙述放在人类文化甚至人类心理构成的大背景上考察,在广义叙述学真正建立起来后,将会是小说叙述学‘比喻地使用’广义叙述学的术语”<sup>[1][P17]</sup>。这意味着,叙述学在历经经典和后经典之后,为迎接叙述转向带来的学科挑战而进行的又一次自我调整,是叙述学发展的新范式革命。广义叙述学学科框架的建构,意味着以后的叙述学研究很难再返回以文学叙述为研究对象的经典叙述学与以理论侵入为特征的后经典叙述学轨道上去。因为传统叙述学研究那种对叙述概念的“默认程序”已经被打破,文学叙述研究在广义叙述学的学科框架中已经成为一种类型研究,而不再具有普遍价值。

笔者认为,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在叙述转向背景下建构了一般叙述的学理框架,对于叙述学研究来说,新范式革命才刚刚开始。托马斯·库恩曾经对“范式”

(王委艳(1977—)男,河南省内黄县人,四川大学在读博士后,平顶山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理论、叙述学研究。)

有精彩论述,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建立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能“空前地吸引一批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二是“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sup>[4][P10]</sup>。也就是说,新范式的建立要求其具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一批追随者,而且会为追随者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笔者认为,赵毅衡对于广义叙述学的理论框架建构是建立在“形式研究”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在形式之外,对一般叙述的理论建构还远没有结束。共性研究与个性研究作为广义叙述学研究范式的双翼,预示着叙述学研究进入第三阶段后富有充足的发展潜力。

#### [参考文献]

- [1]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 [2]韦恩·布斯.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A].詹姆斯·费伦等.当代叙事理论指南[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3]Martin Payne.叙事疗法[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 [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al Narratology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ZHAO Yi - heng

**Chairman's words:** The general narratology appears naturally, which is not a man-made but a cultural development. It is because of this that we have this discussion. Li Wei-hua finds out that ancient Chinese people talked about “general narratology”, such as Jin Shen-tan who was conscious of document and fiction. Tan Guang-hui's principle of “difference and separation” from General Narratology by Zhao Yi-heng is well worth discussing. Wang Ying thinks that general narratology is the third stage of narratology. Wang Wei-yan thinks that general narratology represents China's theory of criticism. Zhao Yi-heng's division of level can be used in all kinds of narrations. The common sense of scholars is that general narratology does not have its own system, but as an academic area it needs more scholars, criticism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general narratology; division of level; double levels of difference and separation

[责任编辑、校对:王维国]